

# 第一章 序論

## 第一節 研究旨趣

我國正史中有〈經籍志〉或〈藝文志〉一類，推究其源，始於班固《漢書》，歷代史書亦多相承，如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等，但亦有無此類者，如《元史》。而〈經籍志〉或〈藝文志〉的內容，除《明史·藝文志》及《清史稿·藝文志》外，主要是收錄當時書籍，反應圖書之存佚概況，或指出當時學術情形及其流變。如班固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

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。

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。

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。<sup>1</sup>

又曰：

漢興，田何傳之，訖於宣元，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列於學官。而民間有費、高二家之說。劉向以中古文《易經》校施、孟、梁丘經，或脫去無咎悔亡，唯費氏經與古文同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則曰：

書類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（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）。<sup>2</sup>

雜史類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（通計亡書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）。<sup>3</sup>

是以歷來學者皆相當重視〈經籍志〉或〈藝文志〉，章學誠於《校讎通義》中便云：「藝文一志，實學術之宗，明道之要。」<sup>4</sup>而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二十二〈漢藝文志考證〉條中也提到「不通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不可以讀天下書，

<sup>1</sup>（漢）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，卷三十。

<sup>2</sup>（唐）魏徵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，卷三十二。

<sup>3</sup>（唐）魏徵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，卷三十三。

<sup>4</sup>（清）章學誠《校讎通義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7年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印《粵雅堂叢書》本）〈漢志六藝〉篇。

藝文志者，學問之眉目，著述之門戶也。」<sup>5</sup>自漢代以下，不僅是歷代的史志目錄仿《漢書·藝文志》而作，就連其他目錄類書籍等，都可說是受到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影響。
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歷來皆以政書類視之，明代之前的藝文、經籍志或私家藏書目錄，均無所謂「政書」一類，政書類之始，起於明·錢溥《秘閣書目》，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因之，於史部立政書類。其小序云：

志藝文者有故事一類，其間祖宗創法，亦葉慎守，是為一朝之故事，後鑒前師，與時損益者，是為前代之故事。史家著錄，大抵前代事也。隋志載漢武故事，濫及稗官。唐志載魏文貞故事，橫牽家傳，循名誤列，義例殊乖，今總核遺文，惟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入於斯類，以符周官故府之遺，至儀注條格，舊皆別出，然均為成憲，義可同歸。……考錢溥秘閣書目有政書一類，謹據以標目，見綜括古今之意焉。

政書所載專以典章制度為主，如唐·杜佑《通典》、宋·鄭樵《通志》、宋·王溥《唐會要》等都是，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卻載有〈經籍志〉一類，此與一般政書者不同。據馬端臨自序中曰：

唐杜岐公始作《通典》，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，凡歷代因革之故，燦然可考。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，近代魏了翁又作《國朝通典》，然宋之書成，而傳習者少，魏嘗屬稿而未成書。今行於世者，獨杜公之書耳，天寶以後，蓋闕焉。有如杜書綱領宏大，考訂該洽，固無以議為也，然時有古今，述有詳略，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，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，不無遺憾焉。……，至於天文、五行、藝文，歷代史各有志，而通典無述焉。

6

可知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主要是以杜佑《通典》為本，後附以己意，有所增損，〈經籍考〉一門便是馬端臨以杜佑《通典》所無而增。
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中所著錄的書籍，多達四千多種，就宋代今日公家及私家藏書目錄而言，僅次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。其詳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

<sup>5</sup>（清）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影印《乾隆丁未涇草堂刻本》，1971年5月），頁167。

<sup>6</sup>（宋）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（台北：新興書局影印《十通》本，1963年10月），頁三。

者，在於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多著錄各家說法及徵引文獻。馬端臨在自序中提到他撰寫〈經籍考〉一門之旨趣，今移錄於下。是云：

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，學者抱恨終古，然以今考之《易》與《春秋》二經，首末具存。《詩》亡其六篇，或以為笙詩，元無其辭，是《詩》亦未嘗亡也。禮本無成書，戴記雜出，漢儒所編，〈儀禮〉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，六典僅亡〈冬官〉，然其書純駁相半，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，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。然則秦所燔，除書之外，俱未嘗亡也，若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，當時雖未嘗廢錮，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，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，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，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。漢、隋、唐、宋之史俱有藝文志，然漢志所載之書，以隋志考之，十以亡其六七，以宋志考之，隋唐亦復如是。豈亦秦為之厄哉？昌黎公所謂為之易也，其傳之也不遠，豈不信然？夫書之傳者已鮮，傳而能蓄者加鮮，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。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《崇文總目》，記館閣所儲之書，而論略於其下方，然止及經史，而亦多缺略，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。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《讀書記》，直齋陳氏振孫有《書錄解題》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。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，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，則採諸家書目所評，並旁搜史傳、文集、雜說、詩話，凡議論所及，可以記其著作之本末，考其流傳之真偽，訂其文理之純駁者，則具載焉，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，而閱天木之藏。不特有其書者，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。雖無其書者，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，蓋殫見洽聞之一也。作經籍考第十八。<sup>7</sup>

其中提到宋代所編纂《崇文總目》一書，云「記館閣所儲之書，而論略於其下方，然止及經史，而亦多缺略，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」，其書今已亡佚，僅清代有輯本。據馬氏此言，略可知《崇文總目》之編纂，以經史類較詳於子集。而《文獻通考》所著錄之內容，約可以分為兩大類，即「文」和「獻」，自序曰：

凡敘事則本之經史，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，信而有證者從之，乖異傳疑者不錄，所謂文也。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，以至名流之燕談，稗官之紀錄，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

<sup>7</sup> 同註 6，頁 8。

得失，證史傳之是非者，則採而錄之，所謂獻也。<sup>8</sup>

以所引當代或歷來之書加以印證，如《崇文總目》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等，當屬「文」一類；而朱子曰、先公曰、後村劉氏曰等，則屬於「獻」一類。著錄的方式，則是先「文」後「獻」，如：卷一百七十七經籍考四尚書類中，著錄《古三墳書》一卷，馬氏先引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以辨該書之偽，次引石林葉氏（葉夢得）、夾漈鄭氏（鄭樵）等時人對該書之評論，末則馬氏按語，可以說是馬端臨在引用文獻上的標準格式。馬氏此種引文方式，使得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的引書多半集中在史部、子部、集部三類上，而經部則較少。

## 第二節 歷來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之研究

歷來研究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者，略有以下數種：

### 一、考訂〈經籍考〉錯誤之處

如盧文弨《群書校補》中，便真對〈經籍考〉提出訂正。雖不多，然卻條條精確，今試稍作分析於後。

- (一) 脫漏，如考二十四自《渡江遭變錄》以下十七書，至《中興十三處戰功錄》為止，均脫去「陳氏曰」三字。又如考十九《後魏書》下脫「以西魏為正東為偽義例簡要唐志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」等二十五字，《通考》引書，本有刪節，如文意不順或上下文不相屬者，便可確定有脫文。此類情形於《通考》書中最为常見。
- (二) 復重，如考十二《經典釋文》，經解類與小學類兩見。而《五經字樣》一書，即前《九經字樣》，二書不僅重出且登錄上又有錯誤。
- (三) 錯簡，如考三十四《米氏譜》，「景祐中詔張觀李若谷宋庠取昭文史館集賢祕閣」等二十字，當接於「王堯臣等撰」下，今誤置「康定三年」語下。

《文獻通考》全書三百四十七卷，然如盧文弨作此考訂者，仍未之見，蓋因歷來學者對《通考》多只知利用，而《通考》本身引書亦多刪節，是以較少人作

<sup>8</sup> 同註 6。

校訂工作。

## 二、藉〈經籍考〉考訂他書

如王先謙校《郡齋讀書志》，每每引〈經籍考〉相互參證，因而兼論〈經籍考〉之優劣，王氏據〈經籍考〉作校訂者，約可分為以下四點。

- (一) 卷數差異。如《唐高宗實錄》二十卷，案云：袁本、《通考》作三十卷。《類說》五十六卷，案云：《通考》作五十卷。
- (二) 字句之異。如《唐曆》條，大曆十三年句下，王氏案曰：《通考》此下有「芳善敘事」句。或如《緬素雜記》條，獨重愛之，王案：獨，《通考》作特，《通考》此下有「以為得詩人深意」，其八句瞿鈔本、袁本亦無之。
- (三) 補正及改誤。如《春秋正義》條，「其後沈文阿」句，王氏案曰：原本誤作沈文、何休，瞿鈔本同，今據《通考》改。覆案：《通考》引陳氏語（此指陳振孫）自宋傳杜學為義疏者，沈、蘇、劉，則沈文阿之說為是。又如《青箱雜記》條，案曰：原本、瞿鈔本、袁本脫卷數，今據《通考》補。
- (四) 反校〈經籍考〉之誤。如考四十八《三朝武經聖略》云：「皇朝曾公亮、丁度撰」，此語下《武經總要》亦有之，是涉下則而衍誤，當刪；或如考五十一《黃庭內景經》云：「黃者，中央之色；庭者，四方之中，外指事即天人地，內指事即肺心脾，故曰黃庭內景。」此有著錄《黃庭內景經》及《黃庭外景經》二書，內指事外指事者當以此為分，則末「內景」二字與文義不合，當屬下《中黃經》作《內景中黃經》。

或如余嘉錫《四庫題要辨證》便對總目引〈經籍考〉失當之處加以訂正，今列舉二三條於後。如《禪月集》條，《提要》云：「《通考》別載《寶月集》一卷，疑誤。」余氏曰：「馬考明有晁氏曰，只須略檢《晁志》，則《寶月集》之與《禪月集》，是一是二，自然可了。乃《題要》竟不能決，似不知晁志尚存，不亦大可怪歟？」<sup>9</sup>又如《偽豫傳》條，余氏引《陳志》「與撻辣兀術書」注云：「原作達賚烏珠，蓋館臣所改釋，今從《通考·經籍》二十四所引改回。」<sup>10</sup>或如《荊

<sup>9</sup> 余嘉錫《四庫題要辨證》（四川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11月），頁1125。

<sup>10</sup> 同註9，頁317。

楚歲時記》條，余氏云：「《提要》蓋自《通考》轉引，而誤記晁氏為陳氏。」<sup>11</sup>

〈經籍考〉幾乎全引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故王氏引以為證，然以〈經籍考〉引他書作全面考校者，則尚未之見，如高似孫《子略》，考四十八《六韜》引其高氏曰：「重八斤，一名鐵鉞」，而今《子略》作「重六斤，名鐵鉞，一行馬。」，行馬者，古戰器也，考諸文獻，未有言「一行馬」者，故一字當為屬上文，〈經籍考〉可以為正。

然〈經籍考〉引書常有刪節現象，如考三十八《亢倉子》條引《子略》語云，「固未始有此書也」句下，原作「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，書褒所作也，按〈漢略〉、〈隋志〉皆無此書，褒之作也，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。太史公作〈莊周列傳〉，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，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，決其書，然柳氏所見，必是王褒所作者。」馬考則改作「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（按：迫字誤，當作迎）上意，撰而獻之，今讀其篇，往往采諸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，又采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，又時采諸《戴禮》，源流不一，往往論殊而辭異，可謂雜而不純，濫而不實者矣。」今考其文，蓋於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節出而不取太史公以下語，後又列陳氏曰，此有本末倒置之嫌。

### 三、藉〈經籍考〉從事輯佚

〈經籍考〉所引書目中，以史書言，則《崇文總目》、宋三朝、兩朝及四朝史皆是今所不傳，都可供作輯佚資料，如清嘉慶間嘉定錢東垣、秦鑑等人，輯《崇文總目》，便多取材自〈經籍考〉。或如馬端臨之父，馬廷鸞，其著述除《讀史句編》及《碧梧玩芳集》二書有輯本外，餘皆不見。或如李燾巽巖，其著作據《宋史》本傳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、王應麟《玉海》、《神道碑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、《丹稜縣志》等所著錄，約有六十三種之多，今所見除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《說文解字五音韻譜》、《六朝通鑑博議》三書外，多半亡佚，而《文獻通考》中猶有可見，足以補其缺。

### 四、從目錄學角度研究〈經籍考〉

此系當屬孔建國先生碩士論文《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》一書，近來研究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者，以此屬最為完備者。

孔文首章論馬端臨及〈經籍考〉，簡述馬端臨之生平及〈經籍考〉之原由，

<sup>11</sup> 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辯證》（四川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11月），頁375。

次章就聞見所及，廣羅異本，記其板框、行款，旁及諸家藏書志、題跋等，取其論說之可采者，明《文獻通考》一書之版本源流，而劉兆祐先生有〈文獻通考版本考〉一文，二者對於《文獻通考》一書之版本源流可謂詳括。第三章論〈經籍考〉之體制，以為「漢志之體制，大要有六：一曰總序，二曰書目撰人篇數，三曰敘錄(小注)，四曰總結，五曰小序，六曰大序(見姚明達《目錄學史體質篇》)。後世之史志，皆以為宗。〈經籍考〉除無四部大序外，餘五者皆備，具增按語、序跋等，洵足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。」<sup>12</sup>第四章則論〈經籍考〉之分類，與〈隋志〉、〈新、舊唐志〉、〈崇文目〉、〈宋·國史志〉、〈宋·中興志〉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等列表分述，得出下六點：

- (一) 其分類本於前代目錄之舊，或易其類名，或取去不同者。
- (二) 經部孟子獨立，後世深受影響。
- (三) 儀注類入經部。
- (四) 子部之陰陽家、房中兩類，有類無書，蓋本於漢志諸子略。
- (五) 楚辭類仿漢志，更名詩賦類。
- (六) 〈經籍考〉之分類，與《直齋書錄解題》關係密切。

第五章論〈經籍考〉與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三者之間的關係。主要論其書名卷數、書之分類與今所流傳版本之差異，蓋〈經籍考〉所著錄之書，乃以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三者為主，輔以諸史傳、各家序跋及文集以成之。末章則言〈經籍考〉之價值、影響，及其優缺。

縱觀歷來〈經籍考〉之研究，多半用於校訂、考證，然校訂考證並非全面性，多半就《郡齋讀書志》言，尚還有未加以校訂考證者，如高似孫《子略》、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等。而孔建國先生碩士論文《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》亦從目錄學角度來探討〈經籍考〉，但於〈經籍考〉所引通人之說，則未有論述，雖論及與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三者之間的關係，卻沒有針對所引書目再深入討論，如考四十三有《忘懷錄》一書，馬考頗有改動書名，可以為互見。

### 第三節 研究方法

<sup>12</sup> 孔建國：《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》(台北：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75年)，頁31。

本文主要探討的方向，當從文獻的角度從事研究。《文獻通考》一書，取材廣泛，或引各代史傳、各家序跋，或錄名臣奏議、通人之說，少有人以專文討論其所引文獻之價值，筆者正欲由此入手，礙於學力之不足，僅就以〈經籍考〉為主要對象，其餘門類則俟來日繼續研究。

## 一、資料彙編

《文獻通考》徵引博雜，所引用資料分散於各考之下，以〈經籍考〉為例，主要引用者為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三家，然或輔以各代史傳、各家序跋、當代評論等不一，是筆者上述所言以為彙整。或如《朱子語錄》、邵雍《辯惑》、程大昌《演繁露》、李方叔《師友讀書記》、高似孫《緯略》、《子略》、《宋氏筆記》、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、王明清《揮塵錄》、《西麓涉筆》、張鷟《朝野僉載》、范鎮《東齋紀事》、《古今詩話》、歐陽修《詩話》、《漁隱叢話》、《復齋漫錄》、《談苑》、《冷齋夜話》、嚴有翼《藝苑雌黃》、《漫叟詩話》、洪邁《容齋隨筆》、《百家詩序》、《後山詩話》等，其中或有存於今者，或有不知作者，或有今不傳者。

另〈經籍考〉中也常徵引某某曰，今筆者亦作簡目列於下。計有：

王安石 孔衍 司馬光 司馬康 朱熹 沈括 汪應臣 尹公 宋祈  
杜預 李氏(不知何人) 李邴 李昭玘 李方叔 李燾 李漢 李璧 呂  
祖儉 呂祖謙 呂藍田 邵雍 吳虞 林希逸 周必大 周西麓 洪邁  
胡安國 胡宏 胡寅 柳宗元 唐庚 馬廷鸞 秦少游 袁燮 真德秀  
晁以道 徐俯 孫覿 張耒 張栻 張舜民 張邱 陳師道 陳亮 陳  
傅良 陸游 曾鞏 項安世 黃庭堅 黃榦 程子 程旼 楊時 楊  
萬里 楊復 葉適 葉夢得 趙氏(不知何人) 趙丞相 鄭樵 歐陽修  
劉光祖 劉禹錫 劉敞 劉歆 劉望之 韓愈 蘇軾 蘇轍 釋慧能  
等。

由以上所列可見，馬端臨在資料的引用上，係多出自宋朝。此對於研究宋代人物言行或文獻，都可提供一定的幫助。

還可輔以表格的方式來整理《文獻通考》中的資料，以〈經籍考〉為例，所徵引書名，或有不同者，如考三十七《濂溪遺文遺事》一書，陳氏《書錄解題》則作《周子通書遺文遺事》，或考四十八《西漢兵制》一書，陳氏《書錄解題》作《兩漢兵制》，他者尚多，可列表以便學者。

## 二、〈經籍考〉所徵引文獻之考訂

〈經籍考〉所徵引者如此之多，然只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等較為歷代研究所重視，餘書則少有考訂，今筆者暫以通行本校他書，如四部叢刊本高似孫《子略》等，見其異同。或由各代〈經籍志〉、各家書目等，考求所徵引文獻存佚狀況，及其價值。或由相近時代之書籍，考求所徵引文獻之異同等。

孔建國先生碩士論文《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》一書，雖論及〈經籍考〉之體制，卻無論及引書之體制，筆者於第三章〈文獻通考徵引文獻之方法〉中有詳考，此略論一二。《文獻通考》徵引書籍時多采「以書類人」之方式，如：「容齋洪氏隨筆」、「沈氏筆談」、「王氏揮塵錄」等。或只言書名，無撰人姓氏者，如：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」、「通典」等。總體而言，《文獻通考》對於文獻之徵引方式相當清楚明白，使人一目瞭然，但卻不夠精確，如欲尋原本，則需耗費工夫。這是《文獻通考》常被斥為類書的原因之一。

再者，《文獻通考》常有徵引通人之語，如：「江陵項氏曰」、「朱子曰」、「東萊呂氏曰」等，歷來討論者少，主要原因在於這部分少見於書籍中。是筆者稍加彙整《通考》中言「水心葉氏曰」一類，比對現存水心葉氏之書，發現或有見於其集者，或有不見者，或有從其書刪節者，或有全然不見者。如能對此加以整理，冀得與以往不同之資料。

## 三、論徵引文獻之價值

(一) 校對資料。王先謙考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，姑不論對錯，每條總會多少附以《通考》之說。而今所見通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也都見《通考》的影子。他書則有賴後人加以考訂。

(二) 輯佚資料。清人錢東垣等輯《崇文總目》，多半採自《文獻通考》，今人王承略作《李燾學行詩文輯考》一書，其第三部分〈李燾詩文輯存〉得詩三十二首、文九十篇，文則多取自《通考》。或如《漫叟詩話》一書，今已佚，清四庫全書有之，考其所列，當是採自《通考》者為多。

(三) 宋代人物言行考訂。《文獻通考》中多有引宋代名臣奏章，或其書所不錄之言行，可資研究其人其事，以馬廷鸞為例，《文獻通考》中「先公曰」者，皆為馬廷鸞平日言行，就近取資，則馬廷鸞其人得不見乎？又《通考》中多

徵引宋代奏章，當時的民生、經濟、制度、軍事等概況，皆可以知，對於研究宋代歷史可謂十分豐富。

#### 第四節 預期成果

《文獻通考》全書三百四十八卷，所徵引文獻之多，以劉兆祐先生〈《文獻通考》之文獻資料及其運用與整理〉一文，所列舉最常見者，便多達 121 種，或有常見者，或不見者，或編輯成冊者，或零散於各門類中者。《四庫題要》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對於《文獻通考》在徵引文獻上失載，頗有議論，其云：

〈經籍考〉卷帙雖繁，然但據晁、陳二家之目，參以諸家著錄，遺漏宏多。

13

《四庫題要》雖提出〈經籍考〉僅是據晁陳二家書目所錄，卻無提到〈經籍考〉在引用書目上之特點，以及其貢獻。
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一書，可說是為「政書」開一典範，其中所徵引文獻，自然不在少數，然由於著錄方面多有缺失，不免歷來有所微詞，但仍可以為今日文獻所資。筆者此論文，第二章論馬端臨之家世及《文獻通考》之節本，《文獻通考》之版本，劉兆祐先生於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九十四年第二期發表〈《文獻通考》版本考〉一文已討論，不再贅述，於此討論者，以其後世之節本為主，論其版本行款等。第三章論《文獻通考》徵引文獻之方式，或只錄書名不著撰者，或只著撰者無錄書名等。第四章與第五章，分別就〈經籍考〉一門，考其所徵引文獻之存佚與否，或論其在文獻徵引上所產生的問題等。第六章則論〈經籍考〉於文獻徵引上的價值，提供了哪些可用的資料，與其該如何使用。末章為結論。冀由此文之誕生，能對研究《文獻通考》有所助益。

---

<sup>13</sup> (清)永瑤等撰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(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1983年)，頁2—684。